七十二家集

牛奇章集引

玉山慳于壯士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遂乃逸函懸富東觀啓曄令取其表讀之尚有生氣則爾日之棟樑文圖豈待言也從來羈

籙都屬偏安隋氏苑五岳而池四海其禮敝更縫樂頹重緝者正惟里仁是賴使家識裳衣之盛人閑舞蹈之遺殆亾季世夔龍單門名碩史氏僅以方叔孫生過矣過

矣若夫緩步朗眄表外宏
中居身在不夷不惠之間
巖穴在不諂不瀆之外允
藹朝望倫是儒宗時主
眷猗重臣畢成際素而公
恩禮始終尤悔雙遣詎偶

然執公集三卷大率郊廟
闕條奏為多
張燮識

午夢章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黑帝歌羽音

感帝歌

誠夏

雩祭歌

誠夏

蜡祭歌

誠夏

朝日夕月歌二首

朝日誠夏

春祈社誠夏

春祈稷誠夏

秋報社誠夏

秋報稷誠夏

先農歌

誠夏

先聖先師歌

誠夏

太廟樂歌九首

迎神歌
登歌
俎入歌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
皇祖獻王神室歌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
飲福酒歌
送神歌

卷之三

牛奇章集卷之一

隋安定牛弘里仁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樂府

郊廟歌辭

圜丘歌八首

昭夏降神

肅祭典恊良臣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廻天睠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

望燿火通田焗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

煙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宇

皇夏 皇帝升壇

於穆我后昭明有融道濟區域功格玄穹百神

警衛萬國承風仁深德厚信洽義豐明發思政

勤憂在躬鴻基惟永福祚長隆

登歌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就陽斯恭陟配惟肅血膋

升氣冕裘標服誠感淸玄信陳史祝祗承靈貺

載賡多福

誠夏 皇帝初獻

肇禋崇祀式奉一作大報尊靈因高盡就一作敬掃地
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聲
一作清我粢既潔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祿來成

文舞 皇帝既獻奏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
監觀萬國尙既有苗斯格無得稱焉天地之經
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

春雨

需夏皇帝飲福酒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淸玄酒備絜薌萁廻旒分爵思媚軒墀惠均撤俎祥降受釐十倫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基

武舞

御曆膺期乘乾表則成功戡亂順時經國兵勝五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克塞三道備舉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

祭會萬國斯歡兆民斯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

惠我無疆天長地久

昭夏 送神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儼將馳奔精驅長離耀

牲煙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

瞻寥廓杳無際懵羣心留餘惠

五郊歌五首

隋書樂志曰五郊歌辭青郊奏角音赤

郊奏徵音黃郊奏宮音白郊奏商音黑

郊奏羽音迎送神

登歌與圜丘同

青帝歌角音

震宮初動木德惟仁龍精戒旦鳥曆司春陽光煦物溫風先導巖處戴鶩膏田已冒犧牲豐絜金石和聲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序炎上爲德執禮司萌持衡御國重離得位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蕤慶賞既行高明可處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
内色宫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咸紀靈壇汎掃
盛樂高張威儀孔備福履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成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
肅殺商威飂戾嚴風鼓莖繁霜隕蔕厲兵詰暴
敕法愼刑明神降嘏國步惟寧

黑帝歌羽音

玄英啟候冥陵初起虹藏於天雉化于水嚴關

重閉星迴日窮黃鐘動律廣莫生風玄尊示本
天產惟質恩覃外區福流京室

感帝歌

隋書樂志曰祀感帝奏誠夏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誠夏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孟之春于國之陽蘭栗
惟誠陶匏斯尚人神接禮明幽交暢火靈降祚
火曆載隆烝哉帝道赫矣皇風

雩祭歌

隋書樂志曰雩祭蜡祭朝日夕月並
奏誠夏其迎送神登歌並與圜丘同

誠夏

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
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民
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歌

誠夏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畢榛葛送終使之
必報祭之斯索三時告勞一日為澤神祇必來

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罷役
息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朝日夕月歌二首

朝日誠夏

扶木上朝暾嵫山沈暮景寒來遊晷促暑至馳
輝永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圭盡昭事服
冕罄虔誠

夕月誠夏

澄輝燭地域流耀鏡天儀歷草隨弦長珠胎逐

望虧成形表蟾兎竊藥資王母西郊禮旣成幽

壇福惟厚

方丘歌四首

隋書樂志曰祭方丘唯此四者與餘並同圜丘

昭夏 迎神

柔功暢陰德昭陳瘞典盛玄郊䈉𥸹清管㘭䥫

皇情虔具寮肅笙頌合鼓鞉會出桂旗屯虬蓋

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 奠玉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范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惟永帝業增昌

誠夏　初獻

原載垂德崑丘主神陰壇吉禮北至良辰鑒水呈潔牲栗表純樽罍夕啟將玉朝陳羣望咸秩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於人

昭夏

眞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匝九垓

慶方流祉恒遍埋玉氣掩牲芳斯神理顯國文

神州歌

隋書樂志曰祭神州奏社稷先農並祭誠夏其迎送神登歌並與方丘同

誠夏

四海之內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賴生長咸池旣降粢祈斯饗牲牷尚黑珪玉實兩九寓載寧神功克廣

社稷歌四首

春祈社誠夏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逹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
旣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作社

春祈稷誠夏

粒食興敎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聸榆
來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秋報社誠夏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入薦華樂在庭原隰
旣平泉流又淸如雲巳望高廩斯盈

秋報稷誠夏

民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蓑或蔗惟豐惟芑凉風
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先農歌

誠夏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似繡青壇致祀歛蹕
長阡廻旌外壝房俎飾薦山罍沉泮覲事未㳂
躬持黛耜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先聖先師歌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卌五典留篇開鑿
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
祀典無斁

太廟樂歌九首

迎神歌

務本興教尊神體國霜露感心享祀陳則官聯
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結慕祼獻惟誠嘉樂載合
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錫以繁祉

登歌

孝愳嚴祖師象敬宗惟皇肅肅有來雝雝覲

霞被鏘鏘雲重觀德自感奉瑋伊恭𣪚箏盡餙

羽綴有容升歌發藻景福來從

祖入歌郊丘廟社同

祭本用初祀由功舉駿奔咸會供神有序明酌

盈樽豊犧實俎幽金既薦絲錯維旅享由明德

香非稷黍哉流嘉慶克固鴻緒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

締基發祥肇源興慶廼仁廼哲克明克令肅益

國圖諧流人詠開我皇業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

皇條俊茂帝系靈長豐功疊軌厚利重光福由善積代以德彰嚴恭燕禮永錫無疆

皇祖獻王神室歌

盛才必達丕基增舊涉渭同符遷邠等構弘風邁德義高道富神縱孔昭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

深仁冥著至道潛敷皇矣太祖耀名天衢蕭蕭道

降祚奄宅隋區有命旣集誕開靈符

飲福酒歌 郊丘廟社同用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肅雍備禮莊敬在躬羞燔已具奠酹將終降祥惟永受福無窮

送神歌

饗禮具利事成佇旒冕肅容纓金奏終玉俎撤盡孝敬窮嚴潔人祇分哀樂半降景福懸幽贊

燕射歌辭

元會大饗歌十一首

皇夏 皇帝出入殿庭奏 郊丘廟社並同

深哉皇度粹矣天儀司陛整蹕式道先馳八屯霧擁七萃雲披退揚進揖步矩行規勾陳乍轉華蓋徐移羽旗照耀珪組陸離居高念下處安思危照臨有度紀律無虧

肆夏 太子出入

惟熙帝載式固王猷體乾建本是曰孟侯馳道美漢寢門稱周德心既廣道業惟優傅保斯導賢才與遊瑜玉發響畫輪停輈皇基方峻七鬯

恒休

食舉歌 八曲

燔黍設教禮之始五味相資火爲紀平心和德在甘吉牢羞既陳鐘石俟以斯而御揚盛軌

養身必敬禮食昭時和歲阜庶物饒鹽梅既濟鼎鉉調特以膚腊加臐膮威儀濟濟懋皇朝

褻人進羞樂侑作川潛之膾雲飛雁甘酸有宜芬芍藥金敦玉豆盛交錯玉鼓既聲安以樂

玉食惟后膳必珍芳𦵏既潔重秬新是能安體

又調神州包必至海貢陳用之有節德無垠
嘉羞入饋猶化謐沃土名滋帝臺實陽華之棗
雕陵栗鼎俎芬芳豆籩流通幽致遠車書一
道高物備食多方山膚旣善水豢良桓蒲在位
纘業張加籩折俎爛成行恩風下濟道化光
禮以安國仁爲政具物必陳饔牢盛置不斤斧
順時令懷生熙熙皆得性于兹宴喜流嘉慶
皇道四達禮樂成臨朝日舉表時平甘芳旣飫
酹以清揚休玉巵正性情隆我帝載永明明

上壽歌

俗已乂時又良朝玉帛會衣裳基同北辰久壽共南山長黎元鼓腹樂未央

宴羣臣登歌

皇明馭曆仁深海縣載擇良辰式陳高宴顒顒卿士昂昂侯甸車旗煜爚衣纓蔥蒨樂正展懸司宮飾殿三揖讓禮九賓爲傳圓鼎臨碑方壺在面鹿鳴成曲嘉魚入薦筐篚相輝獻酬交徧飲和飽德恩風長扇

皇后房內歌

隋書樂志曰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章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牛弘修皇后房內樂因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至順垂典正內弘風母儀萬國訓範六宮求賢啟化進善宣功家邦載序道業斯融

大射登歌

道謐金科照時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軑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鐘震廣庭烏號傳昔

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袞
禮體定杯水覩心平豈觚旣來去燔炙復縱橫
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鼓吹曲辭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睿哲欽明膺天之命載育羣生開元
創曆邁德垂聲朝宗萬寓秪事百靈燠乎皇道
昭哉帝則惠政滂流仁風四塞淮海未賓江湖

背德逆籌必勝濯征斯克八荒霧卷四表雲褰

雄圖盛業邁後光前寰區已泰福祚方延長歌

凱樂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天維宏布功高雲天聲隆韶濩惟彼

海隅未從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啟路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攻如燎髮戰似摧枯救茲塗炭克彼

妖逆塵清兩越氣靜三吳鯨鯢已夷封疆載闢

班馬蕭蕭歸旌奕奕雲臺表效司勳紀績業並

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豫泉軒德丹浦堯勲始實以武終乃以文嘉樂聖主大哉爲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書軌既并干戈是戢弘風設教政成人立禮樂聿興衣裳載緝風雲自美嘉祥爰集皇皇聖政穆穆神猷牢籠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燿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

舞曲歌辭

文武舞歌二首

隋書樂志曰隋有文舞武舞舞各六十四人又依樂記象德擬功初來就位揔干而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舞亂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闕太平

文舞歌

天眷有屬后德惟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漢樹之風聲聲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蠻請吏烟雲獻彩龜龍表異緝和禮樂燮理

陰陽功由舞見德以歌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

武舞歌

惟皇御宇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險拯溺救焚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補天之大聲隆有截化覃無外鼓鐘既奮干戚攸陳功高德重政謐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詩

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

恭己臨萬寓宸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黻連司儀三揖盛掌禮九賓虔重欄映如璧複棟繞非煙

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附

北陸玄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慙日用治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嶽雙闕臨洛陽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

空霜華淨朱庭敞日光纓珮旣濟濟鐘鼓何
鍠鍠文戟翊高殿采旄分脩廊元首之明哲
股肱貴惟良舟檝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牛奇章集卷之二

隋安定牛弘里仁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表

請開獻書表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楚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

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

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

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
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
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
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
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
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
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
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幷

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
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
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旣
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
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
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
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
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

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
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
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
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勒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
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奏

定樂奏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

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
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
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爲大武之舞
薦於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
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
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
師馮肅服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
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
之舞爲武頌舞爲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

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宜
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熈之舞又製樂
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
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
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
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㣲
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
宋識造王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
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爲

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閒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閒破苻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

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尚

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面體用聲有次請脩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高帝答詔附

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王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

樂定奏

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袵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於內原隔絕三

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
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㪅代所
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
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
訪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
代正樂具在本司

定典禮奏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必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

十六律論

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

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
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
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
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
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
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
以為六十律淸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
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無
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

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
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
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
知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
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
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
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
而已據此而論經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
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

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
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
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之意也

牛奇章集卷之三

隋安定牛弘里仁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所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

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
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
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宫之所言
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
家異人殊鄭注王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
制王制同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
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
若以宝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

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
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胡床據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
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
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
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
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

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
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
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
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
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
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
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
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

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

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方蓋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覩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揔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

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循後
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
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
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
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
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縣今檢明堂必
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

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何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

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
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
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乘其後不言屋
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
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
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
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
之太廟與圜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
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

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
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
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
洛篇曰尚三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
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
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
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
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

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
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
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
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淸貌則謂之淸廟
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
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
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
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
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

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
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宫垣天
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
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
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
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叅
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
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

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發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樂議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厯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

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大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

須依禮作還相爲官之法

詳定樂議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絶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宫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爲宫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宫爲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鍾爲宫大吕爲角太蔟爲徵圜鍾爲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于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

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
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旣莫知適從
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
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
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
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於四時
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
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
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

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
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
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
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
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爲
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
午以春秋爲辟雍隷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
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黄鍾作
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宫懸有黄鍾均食

舉天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

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宫者十一月以黄鍾爲宫十二月以大呂爲宫正月以太蔟爲宫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别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宫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餘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宫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黄鍾歌大

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

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

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

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

也御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官而總四聲則慶雲

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

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

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𢥞

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諦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隷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又樂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

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淸角
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
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𢅨下徵之調不取
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同律度量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

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
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
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
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郎
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
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
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
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鈎深以律計分
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

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詳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搨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爲便

附錄

牛弘傳　唐魏徵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

内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勑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須依禮作還相爲

官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
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
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
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
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
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

納焉下部除棊綵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
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
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
疑之惟弘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
爲最時論獮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
数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
詩曰吾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
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

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攸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
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
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
岳壇場珪幣墠畤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
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
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條
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
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

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

云作牀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
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
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
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
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徵之不
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奏記牛尚書　　隋王孝籍

竊以壽蹙曆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恐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翡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

遲於援手救跌綴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
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
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
賣貢舉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
之產加以慈母在堂完險遲暮寒暑遷闕關山
超遠邈爲期前途逾邈倚閈之望朝夕傾對
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殘俯福之往非仙所
能避愁疾甚乎痛鬼人生與夫金石營魂且散
愁結乎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

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察也潛鬚髮之内吾爲
隄之間子野未曾聞雅樂所不見久淪東觀留
滯南史移無薦引承同歷績三世不遂經由敕
寞十年不調寔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爲
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遂不
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銓人物之淵邃
銓衡之柄反被孤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
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奚罥
碎命息之首君得言之迹有能用之資惜耳目

之明無手足之戚悍而不為孰知其觧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砥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奴狂還克念汗竊愁之篇羈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奴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刋願少加矜憫留心無忽

傷牛尚書　　隋劉斌

名臣不世出百工之所求況乃非常器遭逢興運秋符彩照千里銓衡綜九流經綸資博物樽俎寄皐猷韶濩傾復理典禮紊還脩雖貞棟梁任兼好藝文游佇聞和鼎實行當奉介丘高衢翻稅駕閱水遽遷舟傳呼更何日曳履聞無由歸魂藐脩路征棹艤邗溝林薄長風慘江上寒雲愁夜臺終不睹遺芳徒自留

遺事

三年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染干朝見慕之率羣臣固請衣冠帝大悅謂牛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辮此卿等功也

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等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鍾弘採蕭統以取正焉

高祖遺毛爽等依古於密屋内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案上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以問牛弘弘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者其臣縱衰

錄矣其臣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
居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
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弘不能對

牛弘為吏部尚書選人馬僦形貌最陋側臥食
果于弘嘲之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
扶風馬得驢亦不假僦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
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
與官朝野僉載